

Z121.5
7

清·張海鵬輯

學津討原

10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金律史

代史記

律史外志

宋律史

宋編年

(十)

清嘉慶

清

清嘉慶

清嘉慶

清嘉慶

又記

又記

又記

宋、明、清、代史記

建維揚遺錄

三朝政要六卷附三朝政要、宋、明、清、代史記

宋、明、清、代史記

二八

不詳

二二

學津討原

(十)

清嘉慶張海鵬輯刊

史地類

宋編年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一五卷附胡玉綰提要補正

宋季三朝政要六卷附屈振鐫、張海鵬跋、胡玉綰四庫提要補正、翁同文提要補辦

宋稗史

建炎維揚遺錄一卷

建炎復辟記一卷

王文正筆錄一卷附學津本所載提要於後

宋稗史外患

靖康紀聞二卷

北狩見聞錄一卷

五代史記

吳越備史五卷附陸游跋、胡玉綰提要補正

金稗史

宋劉時舉撰

撰人不詳

撰人不詳

宋王仲撰

丁特起撰

宋曹勛撰

宋錢儼撰

撰人不詳

撰人不詳

撰人不詳

松漠紀聞二卷

金幹史

宋洪皓撰 三七九

吳越前史五卷 宋王仁裕撰

西使記一卷 附胡玉經提要補正

宋劉郁撰 三四六

庚申外史一卷 附全祖望跋、余嘉謨提要補正、胡玉經提要補正

明權衡撰 四〇七

散苑錄二卷 明稗史

明楊暄撰 四四五

復辟錄一卷 宋幹史代忠

王文正筆談一卷 附學士本

宋王曾撰 二二二

緩寇紀略一卷 附朱彥尊跋、胡玉經提要補正

清吳偉業撰 四五五

張炎辭賦遺稿一卷

宋幹史

明人不著 二〇一

宋季三傳類要六卷 附品類錄、費補錄、附王曾四事與要辭五、錄同文與要辭五

明人不著 一五三

宋季三傳類要六卷 附品類錄、費補錄、附王曾四事與要辭五、錄同文與要辭五

宋陸佃撰 一

宋幹史

學事情原

(十)

前嘉慶癸亥刻

續通鑑

史地類 歷史之部宋編年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 一五卷

舊本題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脩官李燾經進，所記皆北宋事蹟，蓋亦當時麻沙坊本記其名以售欺也。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五卷宋劉時舉撰時舉里貫無考其結銜稱通直郎戶部架閣國史實錄院檢討兼編脩官宋季三朝政要載史嵩之父喪去位詔以右丞相起復時舉爲廩學生有與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上疏力爭一事其始末則未之詳也是書所記始高宗建炎元年迄寧宗嘉定十七年當成於理宗之世而書末附論一條稱理宗擢在五十年而後亡不可謂非幸云云其言乃出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提要 一

照張閣

於宋亡以後似非時舉原文案舊本目錄後有書坊題識一則稱是編繫年有考據載事有本末增入諸儒集議三復校正一新刊行云云則書中所附議論又元時刊書者所增八非其舊矣其中紀載雖以簡約爲主或首尾未具於事蹟間有脫遺然如論張浚不附和議而不諱其黨汪黃攻李綱引秦檜之罪辨李綱之被謫遠謫而不諱其庇翕彥國陷宋齊愈之失褒貶頗協至公無講學家門戶之見卷端有朱彝尊題詞稱其過於王宗沐薛

應祈所撰殆不誣云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提要

照廣開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目錄

通正郎戶部架閣直學錄院檢討朱楊修官劉

卷一

高宗

建炎元年 建炎二年

卷二

高宗

建炎三年 建炎四年

卷三

續通鑑目錄

照廣開

高宗

紹興元年 紹興二年 紹興三年 紹興四年

卷四

高宗

紹興五年 紹興六年 紹興七年 紹興八年

卷五

高宗

紹興九年 紹興十年 紹興十一年

紹興十二年 紹興十三年 紹興十四年

卷六

高宗

紹興十五年 紹興十六年 紹興十七年

紹興十八年 紹興十九年 紹興二十年

紹興廿一年 紹興廿二年 紹興廿三年

紹興廿四年 紹興廿五年 紹興廿六年

紹興廿七年 紹興廿八年 紹興廿九年

紹興三十年

卷七

續通鑑目錄

高宗

紹興三十一年 紹興三十二年

卷八

孝宗

隆興元年 隆興二年 乾道元年 乾道二年

乾道三年 乾道四年

卷九

孝宗

乾道五年 乾道六年 乾道七年 乾道八年

乾道九年 淳熙元年 淳熙二年 淳熙三年

淳熙四年 淳熙五年 淳熙六年 淳熙七年

卷十

孝宗

淳熙八年 淳熙九年 淳熙十年

淳熙十一年 淳熙十二年 淳熙十三年

淳熙十四年 淳熙十五年 淳熙十六年

淳熙十七年

卷十一

續通鑑目錄

光宗

紹熙元年 紹熙二年 紹熙三年 紹熙四年

紹熙五年

卷十二

寧宗

慶元元年 慶元二年 慶元三年 慶元四年

慶元五年 慶元六年 嘉泰元年

卷十三

寧宗

嘉泰二年 嘉泰三年 嘉泰四年 開禧元年

開禧二年 開禧三年

卷十四

寧宗 嘉泰三年 嘉泰四年

嘉定元年 嘉定二年 嘉定三年 嘉定四年

嘉定五年 嘉定六年 嘉定七年 嘉定八年

嘉定九年

卷十五 三十一 三十二

寧宗

續通鑑目錄

嘉定十年 嘉定十一年 嘉定十二年

嘉定十三年 嘉定十四年 嘉定十五年

嘉定十六年 嘉定十七年 嘉定十八年

是編纂年有考據載事有本末增入諸儒集議三復校
正一新刊行宋朝中興自高宗至於寧宗四朝政治之
得失國勢之安危一開卷間瞭然在目矣幸甚

嘉泰十三年 嘉泰十四年 嘉泰十五年

高宗

卷六

嘉泰十三年 嘉泰十四年 嘉泰十五年

嘉泰十六年 嘉泰十七年 嘉泰十八年

嘉泰十九年 嘉泰二十年 嘉泰二十一年

嘉泰二十二年 嘉泰二十三年 嘉泰二十四年

卷十二

嘉泰二十五年 嘉泰二十六年

嘉泰二十七年 嘉泰二十八年 嘉泰二十九年

卷十

嘉泰三十一年 嘉泰三十二年

嘉泰三十三年 嘉泰三十四年

嘉泰三十五年 嘉泰三十六年 嘉泰三十七年

嘉泰三十八年 嘉泰三十九年 嘉泰四十年

嘉泰四十一年 嘉泰四十二年 嘉泰四十三年

嘉泰四十四年 嘉泰四十五年 嘉泰四十六年

卷八

嘉泰四十七年 嘉泰四十八年

嘉泰四十九年 嘉泰五十年 嘉泰五十一年

嘉泰五十二年 嘉泰五十三年 嘉泰五十四年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一

宋 劉 時 舉 撰

昭文張 海 鵬 訂

宋高宗一

丁未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卽位于南京大赦改元其詔畧曰惟孝悌可以動天惟憂勤可以成務惟恭儉可以富民惟兢畏可以保國惟大公可以悅人惟至仁可以安衆惟求諫論屏側言可以達聰惟近正人遠寵佞可以成德庶幾降監俾復父母宗族朕將謹視舊章不以手筆廢朝令不以內侍典兵權容受直言斥去浮靡非軍功無異賞非戎備無僞正尚慮羣臣狃於故習有以奇巧獻有以祥瑞聞大臣蔽賢有舉非實蒙諫懷惡有言不盡凡此之屬必罰無赦

續通鑑卷一

照廣閣

中興大事記回天下之勢者在人主一動念一轉手之間耳觀此一詔則高宗惻然之心實然之政真足以轉移天心而感動人心矣而不以手筆廢朝令不以內侍典兵權充足以懲崇觀之積弊而去靖康之亂根也

又詔戒厚敘除弊政赦盜賊治賊吏錄忠義昭智勇以汪伯彥同知樞密院黃潛善爲中書侍郎以右僕射召李綱赴闕汪黃自謂有攀附之勞虛相位以自擬及自外召綱二人由此與綱忤綱行至太平州疏曰恭儉優於天下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決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搖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

中興大事記嗚呼天之愛人甚矣有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屈伸消息之不齊然後不得已而降殃

續通鑑卷一

照廣閣

咎焉然是氣之屈於此也則必有以伸於彼其消於今也必有所息於後是以天將降非常之禍於斯世則必爲之預出非常之人以擬之使夫國家猶有所依而立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民滅而無餘是則理勢之必然而天之所以爲天者其心固如此也若李公者其天之所出以擬宣和靖康之禍而開建炎紹興之業者與當上卽位之初誤國之臣不可用僞命之臣不可用張趙之德望未孚天下人望之所歸者李公一人而已上不自內用汪黃而自外召綱則高

宗之志於恢復可見矣觀上未卽位時與公書云王室多故乘與蒙塵方今生民之命懸於倒懸諒非有不世之才何以成叶濟之功則高宗屬意於公久矣適爲汪黃所擠纔七十五日而去位豈天意未欲恢復耶

尊元祐皇后孟氏爲太后

元祐皇初無失德哲宗廢於熙寧之時徽宗復於元符之際後羣臣以元符元祐並后非古制又復廢居瑤華宮至是乃正尊位中興大事記曰前世嘗權

續通鑑卷一

三 照曠閣

母后之禍而我朝高曹向孟之賢仁宗后曹氏英宗后高氏神宗后向氏哲宗后孟氏獨享母后之福既留宣仁以開元祐之治復

留元祐以開炎興之運此固天意然太祖宗修身齊家之效也

遙上孝慈淵聖皇帝尊號遙尊母章氏爲宣和皇后

立邢氏爲后 詔改宣仁皇后諡史播告天下於是追

貶蔡確蔡卞邢恕

中興大事記曰當靖康元年二月敵退之後士大夫爭法新舊辨黨邪正識者已識其治不急之務今苟

宗卽位首詔改宣仁諡史不幾復蹈前轍耶曰不然張敬夫謂此乃撥亂反正之宏綱古今人心之天理蓋我朝之治元祐爲盛母后之賢宣仁爲最當熙豐小人相繼用事之後使非繼以元祐則中原之禍不待靖康而後見當京師失守之時使非元祐之治在人耳目又何以開炎興之運哉此宣仁之功也章蔡初意不過欲去元祐之人耳而至於變元祐之法又慮元祐之人復用也而至誣以廢立之罪謗及宣仁一念之私燎原滔天可畏哉

續通鑑卷一

四 照曠閣

罷耿南仲言者謂陛下欲進兵京城爲南仲父子所沮上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劍擊之命安置南雄又論主和誤國罪李邦彥及吳敏蔡懋李棣宇文虛中鄭望之李鄴竄嶺南望之鄴皆使金請割地者中興大事記金人自攻陷太原以來卽以講和割地爲餌李邦彥吳敏唐恪諸人皆墮其計蓋小人始者惟以拓地邀功及戎狄已入中國小人無功之可邀則惟幸和之可成故政和之開釁者卽宣和求和之人而宣和之求和者卽靖康賣國之人也此小人以

和誤國尤甚於夷狄之以和誤我也耿南仲既以和誤國聖猶以和沮高宗援兵此小人之尤者上至欲手劍之此高宗之初心未爲汪黃所誤之時也觀此則後日遣使議和者皆非其本心矣

置御營司以黃潛善注伯彥兼使副

中興大事記曰國朝兵權隸於三衙本之樞府樞府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三衙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今不復三衙而別置御營司分委之樞府而置御營使其後專掌兵權樞府不得而預議者以本朝故事分爲兩府又置御營使是政出於三此趙鼎所以舉行故事以正西府之權范宗尹所以兼樞密使而罷御營使宜也

續通鑑卷一

五

張橫閭

置其州茶鹽司 張叔夜從淵聖北遷道中惟時飮湯義不食其粟至白溝河御者曰界河矣乃仰天大呼明日扼吭死何粟至金國不食而死孫傳後不知所終中興大事記曰靖康之難能死節者前有李若水後有張叔夜二人而已敵再犯關動王之師無一至者獨叔夜以孤軍入衛其忠已足稱及北遷之後猶不

食其粟不入其境則始終之義無恨矣李若水嘗主車駕出城者也使其不死亦在誤國一人之數惟其一死之明白昭晰故誤國之罪盡釋而言忠義者亦首稱焉若何桌孫傳身爲大臣乃引其君以降敵求生其不忠不義無父無君孰大焉使其能爲若水之死已不足以壞誤國之罪而乃死於虜廷則其死不足言矣論者猶以二子不屈於虜楚爲忠夫屈於大而不屈於小不屈於前猶或有益不屈於後復何補哉

續通鑑卷一

六

張橫閭

金人陷河中府樞府事郝仲連及其子致原死之張所言亟還京城者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又曰國家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相不肖雖云渡江而南安能自保上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兄弟姦邪不可用潛善引去上留之乃竄張所於江州 六月李綱入見 置鼓院 竄張邦昌於潭州尋賜死竄從張邦昌者王時雍

徐秉哲吳升莫傳李維顏博文孫觀王紹李同等有差
中興大事記曰朱文公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者正
謂此也公之十議一一施行而議僭叛議受僞命二
章獨不下綱曰此刑政之大者蓋爲臣之罪莫甚於
僭叛莫大於從僞此而不諫何以正朝廷何以示百
官何以曉天下何以懲戒萬世之事君者上未遽行
者以祖宗不忍殺大臣也邦昌忍於易姓忍於負宗
社王時雍之徒忍於覆國忍於事異姓苟可以謀身
者皆無所不忍若使覆宗社而無誅宗社何罪焉弁

續通鑑卷一

七

熙寧間

主事僞而無刑彼盡忠守節者何辜哉然綱之議雖
行而綱之謗愈多矣綱去之後朱勝非以金犯維揚
而欲立邦昌後蓋勝非邦昌友壻也未一二年間僞
命之臣亦驟然擢用而爲宰相臺諫者矣可勝嘆哉
復公主號 宗澤聞黃潛善等復唱和議上疏言河之
東北陝之蒲解此三路者祖宗基命之地奈何輕聽姦
邪附賊者張皇之言遂自分裂今日之事正宜與賊弗
共戴天弗與俱生今四十日矣未聞有所號令但見刑
部拍揮不得磨搗赦文於河東北陝之蒲解茲非所

以新人耳目也是欲蹈東晉既遷之覆轍裂王者一統
之緒爲偏霸耳爲是說者不忠不孝之甚臣雖驚怯當
躬冒矢石爲諸將先上壯之 以宗澤知開封府尋命
留守東京澤至京時盜賊縱橫澤下令曰爲盜者賊無
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人情相安黃潛善白上
遣傅堯爲祈請使未行朔諭遣重臣以取信改命周望
爲通問使未行李綱爲上言今日之事內修政事外攘
夷狄使國勢日強則二聖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車
蓋相望卑辭厚禮終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兩宮

續通鑑卷一

八

熙寧間

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乃命綱草二帝表付堯因獻二帝
衣各一襲且致書於粘罕 置賞功司 每縣添武尉
一員 李綱請置沿河淮江帥府要郡以備控扼帥府
帶安撫要郡帶鈴轄次要郡領兵馬都監皆武臣之
副大率自用陝廣南外總分爲十九路自帥府外要郡
三十九次要郡三十八總爲兵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人
非要郡不與預又別置凌波等水軍 皇長子生賜名
專 李綱爲上言登極極獨遣河東北而不及勤王之
師乃大赦 罷職田 封吐蕃唃廝囉後 李綱上三議

一日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助軍費且言熙豐間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故其若取財於東南而募師於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爲急務於是詔陝西河北各募三萬京東河東各募二萬仍創驍勝壯捷忠勇義成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靖邊凡十號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李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乃請以車制騎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攻習之 諫議宋齊愈入對以綱招軍買馬勸民出財

續通鑑卷一

九

熙寧

助固非是 上皇北還龍德官器玩悉爲都監王球所竊及是內侍陳烈以其餘寶器來上皆還方異物李綱諫上亟命碎之董氏女死于盜 秋七月命王淵劉光世韓世忠張浚分討羣盜

時羣盜蜂起如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王善楊進皆擁兵數萬不可招而拱州之蔡驛單州之魚臺亦有潰卒數千爲盜光世斬李昱淵殺杜用丁順等皆赴河北招討司自劾盜益衰

皇叔士培復洛州 省冗官 詔修京城畧曰朕將親

督六師以援京城及河東河北諸路已奉迎隆祐太后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羣臣獨留中原應在京屯兵聚糧修樓櫓治器具令留守司趣辦之

續通鑑卷一

十

熙寧

心之所惡又不報澤又抗疏極言祖宗二百年基業陛下柰何棄之以遺狂寇今陛下一歸王室再造中興之業復成如以臣爲狂率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論之不獨謀之一二大臣天下幸甚 澤每疏奏上以付中書省潛善伯彥笑以爲狂張惡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 李綱言今縱未能入關猶當適襄鄧以示不忘中原之意今冬無虞車駕還闕天下之勢遂定而近議紛紛紆謂陛下將幸東南然臣恐中原非復我有上曰但欲奉迎太后及六宮往東南耳朕

當與卿留中原乃命綱草詔頒之南京 詔修鄧州城
朝臣皆以爲不可中書舍人劉珪言臣聞近臣有欲幸
南陽者嘗過中原易以號召四方此固然矣然今日兵
弱財殫陳留諸郡新剝于亂千乘萬騎何所取給南陽
城惡亦不可恃夫騎兵敵之長技而不習水戰金陵天
險前據大江可以攻守東南久安民力富盛可以待敵
時伯彥潛善皆主幸東南故士大夫來附其議

中興大事記曰李綱請營南陽宗澤請幸京城汪黃
請幸東南三者不同然京城之策爲上况宗澤數月

續通鑑卷一

十一

照廣開

間城築已增固樓櫓已修飾壘濠已開浚秦棚已羅
列義士已團結蔡河五丈河皆已通流陝西京東西
河東北盜賊皆已歸附又非靖康戢守無備之比失
此一機中原絕望矣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也
然李綱之請又在宗澤規模未成之前故其謀請先
幸襄鄧以係中原之望西隣關陝可以招兵北近京
畿可以進援南通巴蜀可以取財貨東達江淮可以
運穀果候兩河就緒卽還汴京亦可也而汪黃待高
宗以乳媪護赤子之術曰上皇之子殆將三十人今

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愛重故建爲幸東南之策不
知我往寇亦往如上如揚州而敵亦至揚州上如鎮江
而敵亦至鎮江行幸所至卽爲邊面譬如泉流不知
所屆矣

以李綱黃潛善爲左右僕射兼御營使張慙副之以劉
光世爲左司都統制

綱爲上謀以秋末幸南陽上許之黃潛善與汪伯彥
乃力請幸東南上意中變於是綱所建白上多不從
數日遂有並相之命自古君子小人並用其終也君

續通鑑卷一

十一

照廣開

子必去小人必留蓋至是中興之規模一變矣
罷四道總管府 宋齊愈抵死初齊愈在圍城中自外
至會所爲張邦昌三字至是拘于御史臺獄具賜死或
言齊愈論李綱不已故綱以危法中之
中興大事記曰宋齊愈之罪當從王時雍等之例貶
而寬之可也何至是耶洪芻陳冲王及之死綱尚救
其死而獨不救宋齊愈綱於是失政刑矣中興之初
大臣有一事之當理則足以興起人心有一事之稍
非亦足以抑遏人心此所以來張浚之疏也浚素與

齊愈友而又潛善客也以潛善而忌李綱是以小人而忌君子也以張浚而攻李綱是以君子而攻君子其可乎豈非張浚初年之見耶

詔迎太廟神主赴行在仍命京城留守宗澤移所拘金使子別館澤上奏曰臣不意陛下夜聽姦臣之論浸漸望利爲退走計督籍金陵奉元祐太后仍遣官奉迎太廟木主棄河東河北淮南陝右七路生靈如糞壤草芥畧不顧惜又令遷金使別館優加待遇不知三三大臣於敵人情款何如是之厚而於國家計謀何如是之薄

續通鑑卷一

三

照廣綱

也臣機愚必不敢奉詔 詔答曰卿彈壓強梗保護都城深所倚仗但拘留金使未達朕心澤猶不奉詔又請上同變詔賜澤襲衣金帶 元祐太后發京師將如揚州 河朔之民憤於賊虐自結巡社乃定河北忠義巡社法 召譙定伊川先生之高弟也 張浚論李綱買

馬之擾招兵之暴優立賞格召吏爲姦乃落職奉祠

中興大事記曰初論水災於宣和之時而爲宣和大臣所斥建守城之策陳遼擊之謀於靖康之時而爲靖康大臣所擠建炎之初公爲首相慨然以修政撫

夷爲已任而爲潛善伯彥所沮一人之身三定大策而三受重謗然謗之所至名亦隨之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匱迫之憂用於靖康則國家必無顛覆之危而後之用於建炎則中原不至於淪沒也以高宗卽位之初召於貶所而任以台衡待之非不專而公亦以一身在天下之重邊防軍政已畧就緒中山之功未成而謗書滿篋矣公之去就甚輕而關於天下之安危者甚重綱在位則措置兩河兵民稍集綱去則兩河無兵而夷狄橫矣綱在位則僞

續通鑑卷一

四

照廣綱

臣叛黨稍正典刑綱去則叛臣在朝而政事乖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襄鄧之策必從宗澤還京之疏綱去則維揚有警而翠華南幸矣當時猶以靖康京城之禍建炎維揚之禍歸咎於綱小人之無忌憚一至於此哉

綱薦張所招撫河北傳亮經制河東至是所言乞置司北京俟措置就緒卽渡河而權北京留守張益謙奏以爲招撫不當置司北京亮亦言經制司兵才萬人河外皆敵兵乞權置司陝府潛善頗沮又以兵少不如勿遣

罷之稱言潛善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職臣每
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必與潛善等議而後行不
謂彼乃設心如此乞歸田里 陳東上疏詆潛善伯彥
不可任李綱不可去歐陽澈亦上書詆用事者黃潛善
汪伯彥奏誅之並坐狂直棄市 詔如淮甸 冬十月
上如揚州 十一月張浚論李綱括馬招兵勒納之非
且及於易詔令以庇翁彥國之罪捐金帛以資張所傳
亮之費寬鄂州

中興大事記曰張浚平生忠肝義膽不與秦檜共事

續通鑑卷一

五

照實剛

不與敵俱生而初年之見反黨汪黃而攻李綱不已
何哉使其移攻李之筆而攻汪黃豈不快公議哉善
乎胡安國之疏曰賞罰政事之綱必先核實而核實
必自大臣與臺諫始澹江以前所任相其實否則有
公論矣而言者獨攻綱為甚一言而罷相再言而罷
職又再言而放於邊鄙又再言而投諸海島施於綱
者亦甚峻矣然人心未服則以所毀亂其而不核實
如昔防江復令招刺諸州勸納發招討司未有以為
非者在綱行之則謂失人心在他人行之則獨以為

可此不核實者一也自仲尼大聖猶待三年有成而

乃責綱以一時未聞報政孫觀嘗草莽表貶薄二聖

死有餘責得貶輕矣乃以為杜遷言路此不核實者

二也綱既放於鄂州潛遼陽之後若如言者所論國

家宜少安矣而李成張遇丁進縱橫淮甸所在如織

此不核實者三也敵陷京城遠請二帝乃何桌操權

郭京用事綱方遠貶不預戰守之謀而固欲黜綱前

日回鑾之功指以為罪此不核實者四也綱本以建

州禦敵守城之策為孝慈皇帝所知擢與機政而以

續通鑑卷一

六

照實剛

為欺君要功不貸之罪此不核實者五也切蹇之事

入以為姚平仲譏於帷幄种師道李綱之所不與也

而乃謂綱之用心欲冀公於何地此激怒為不貸之

罪此不核實者六也胡安國之疏如此然以親而庇

翁彥國之罪以怨而抵宋齊愈之死此又不待核實

而綱有餘責矣大臣之用心不可不公如此

王倫使金與傅雱俱留金 詔非經三省密院不行

十二月置講讀官 上嘗取孟子論治道之語書之坐

右 分路類省試以待親策 以楊時為工部侍郎時

入對首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興學爲務以君德
在是故也尋命兼侍講一金分三道入寇粘罕自雲中
下太行將由河陽渡河攻河南韓萬不與其弟兀朮自
燕山內渡河攻山東婁室與其副撒窩喝自同州渡河
攻陝西以燕山軍圍汴京澤有備千里之地無糧可因
又遣兵保護汴梁以埃大軍北渡金聞之斷河梁而遁
婁室至河中府官軍扼河西岸不得渡乃由韓城犯
長安蒲津軍潰粘罕既犯河陽援汴水引軍而東命
萬戶銀木分軍犯京西中原大震攻河南留守孫昭

續通鑑卷一

七

熙寧間

遠戰不利擁兵南去爲叛兵所害少尹阮駿死之國
棟州守臣姜剛之拒守國二十七日不援而去又陷同
州守臣鄭驥赴井死又陷長安帥臣唐重及楊宗閔桑
景詢曹謂郭忠孝皆死之先是重度敵至以書別其父
堯臣曰忠孝不兩立義當死國其父報之曰汝能捐軀
殉國吾含笑入地矣陷濰州守臣韓浩死之又陷青州
臨淄知縣陸有常死於陣知益都縣張侃千乘縣丞丁
興宗亦死之千乘縣市民率土軍射士保甲及濱州亂
兵葛進等擊敗之敵棄青濰而去又陷潁昌府守臣孫

默死之又陷泰州引兵犯熙河鳳翔府又陷唐州掠
其城而去又陷蔡州汝陽縣令郭贊罵死之又陷淮寧
府守臣向子褒死之又陷均州

金人攻掠陝西京東陷同州長安秦州鳳翔唐蔡淮

寧均州八郡不能攻者汴京棣州及棄青濰而去

中興大事記曰祖宗百年禮義廉恥之化其所以涵

養士大夫者至深遠矣然以熙寧以來羣小相師滅

理窮欲六十年士大夫酣衆之餘心志潰爛不可收

拾宜其禍變危迫而皆不知以爲憂敗衄迎降而皆

續通鑑卷一

六

熙寧間

不知以爲恥棄君叛父奉賊稱臣而皆不知以爲辱
也而兩河之帥守主將其爲睢陽許遠顏真卿者不
可勝數是雖人之秉彝不容泯沒亦祖宗所以涵養
斯人之澤也所可惜者朝廷規模不立措置乖方當
建炎之初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
六郡其他固在也胡舜陟四鎮之說不行乎前李綱
招撫經總之事復沮於後故當時無連衡合從相援
之勢金兵方盛又非一州之所能敵既破一州又取
一州使忠臣義士守孤城以待盡非金殺之也實朝